

北海最早引入南丁格尔护理技术与观念

刘喜松

现代护理技术始于英国。南丁格尔 1860 年 6 月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开办了第一所护士学校，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现代护理教育；1862 年协助创建了利物浦第一所乡村护士学校；1881 年又创建了军队护士学校。南丁格尔学校，在其初始即对护理工作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在此后的几年中，整个英国和爱尔兰成立了许多训练学校。在 20 世纪头 10 年中，护士学校开始训练护士为麻醉师。公共卫生护理的另一重要部分，为 19 世纪末起源于英国的护士站。英国的护理事业得到非凡发展，护理成为一种新的医疗技术，护理技术和护理观念由此系统诞生。

与中国医学护理有不解之缘的是位女性，她叫波顿 (Sister A. Smith)，1861 年出生于英国中部的拉格比市，当她长大后，到位于伦敦北部的纽因顿斯托克求学，在那里接受了当时南丁格尔创立的现代化的护理专业培训和南丁格尔强调的奉献精神熏陶，她立志像南丁格尔那样献身崇高的护理事业。波顿在纽因顿斯托克学习护理期间，麻醉学和外科学、产科学、公共卫生学等专科护理技术已被接纳成为护理教育的一部分。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成为一名掌握护理专业知识及麻醉、手术等专科医疗护理技能的专业护士。

波顿护士个人信仰同南丁格尔一样为了事业不结婚。当时，南丁格尔过分强调护士的奉献精神，那个时期，许多医院的护士不许结婚，如要结婚，首先须辞职。

波顿护士是一名献身事业的志愿者，在英国日渐浓厚的科学气氛的影响下，1897 年的一天突然冒出要到东亚古国工作的念头。36 岁的她报名应聘 C. M. S. 海外医学传教士，7 月 20 日，她被聘用，旋即被派往中国。当时的中国，在英国人看来，是一个极其遥远的国度，若女性远涉重洋，到那里去，被视为冒险之举。波顿护士下决心放弃英国热门工作，前来中国贫穷落后的地方做志愿服务。这时，她在 C. M. S. 的安排下，与同时成为大英传教会传教士的英国剑桥市人、32 岁的华丝小姐结伴从英国启程前往中国。波顿护士和华丝小姐在香港接受 3 个月短期训练之后，1897 年 11 月 8 日抵达中国北海。

刚踏上北海这片土地，波顿护士立刻感觉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虽然来北海之前，看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报道，在香港也接受了短期培训。但是北海这个地方和香港有天壤之别。首先，当地话属粤语系列，听起来有很大差异，一时要听懂相当困难，当地有许多习俗也同香港不一样，与自己的国家更是截然不同。其次，19 世纪末，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男女授受不亲”是严格遵循的祖传训诫。人们无法理解，一个姑娘能在公共场合照顾患者，尤其是居然走进男人的病房，作为男人打针、换药、清洗之类的护理服务，被认为有辱斯文。

因此，在北海英国医院 (又称普仁医院，由英籍柯达医师 (Dr. Edward George Horder) 1886 年创立，波顿护士看到门诊和病房有许多患者需要护士帮助，但患者对她却是拒之千里，甚至惧怕她。这让波顿护士十分失落，甚至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这是我放弃优越的环境要来的地方吗？这里这么多患者，而我个人所能做的是多么有限，那么我的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在意志薄弱和信心摇摆的时候，护士学校所经历的一切在回忆和怀想中变得那么贴近，那么温暖。她像突然点亮了心灯，透过南丁格尔那盏小马灯，她获得了力量，平静下来想，“不能退却”。波顿

护士坚定地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她开始制订计划，每周利用一个下午时间走出医院到城镇居民中探访……

于是，她开始，也是开创、开拓了北海护理学的新天地。

初始，北海民众对西方护理工作不了解，对长着一头黄金卷发、有着一双碧眼、身材高大的“洋护士”深怀恐惧，很少有病人愿意接受波顿护士的护理。有心中信仰支撑，波顿护士并不灰心。她深入了解北海当地的风俗民情，学习当地语言，广交朋友。每周她抽出时间同女传教士华丝小姐与当地女传道人一道走城镇、进乡村去探访。

那时北海城镇有2万人口，城市紧靠海边，沿着海岸有三四条街道平行走向和几条横街，房屋几乎都是竹篱和竹瓦的建材，市镇的两条街道没有铺砌，在坏天气时常常难以通行。

在19世纪末闭塞的中国边陲小镇狭小的街道上突然冒出两位头戴蕾丝花边“洋帽”，身穿羊腿袖子上衣和喇叭状波浪长裙，金发、高鼻、深目、高大的“洋女郎”，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这两个不知从何而来，更不知为何而来的白人女性，除了让当地居民感到好奇外，更让他们感到疑惑和恐惧。

翻开史册，从中抽出华丝小姐和波顿护士的工作报告中的几段话让大家深入了解一下。华丝小姐写道：“我们才进了城镇，男人、女人和小孩跟了我们一小段路，然后快步走到前面去，回头看看外国人的脸，有时候他们的表情带着微笑，有时候他们的表情带着恐惧。”“有人认出来我们是医院的工作人员，邀请我们来做客，刚坐下来，一下子围拢了30多人。中国人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人，他们再也不能压抑好奇心，问了我的年龄，然后问我吃什么喝什么，还有人问我的帽子是用什么材料来做的。他们坚信有时我肯定是扣紧带子的。突然有人问道：‘你结婚了吗？’当他们听见我说没有的时候，这个答案胜过了一切。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然后他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

波顿护士与华丝小姐一行对当时的处境毫不在意。她们前行，来到一条满是垃圾的肮脏小巷子，看到了“大概有两三英尺高、四平方英尺宽的茅草屋。一位男人正在火堆旁边垂首独坐，他身上只穿很少的衣服，辫子很蓬乱，脚和腿长满了褥疮，痛苦表情刻画在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上，他是一个乞丐。”这样的画面直冲华丝小姐和波顿护士的眼球，带给这两位“洋女郎”心灵的震动。

波顿护士将她沉重的心情写在“护士日记”里，记入工作报告内。她写道：“我一周有一个下午是到城镇去的。我们带着信念往前走，不知道我们会走进哪一间房子。第一天我有一些紧张，我们后面跟了很多人，包括很多男人，如果没有向导会感到非常无助，因为现在我的语言能力还不是很好。然而，我们很快被邀请到一户人家做客，中国人很热情友好。我想，要是他们能见到更多一些外国人，他们就不会这么好奇了。”

我们去拜访的大多数都是穷人，天哪，他们居住的房子真的很肮脏，真的很难形容。他们请我坐，就是坐在床上！这个床就是一块板放在两个脚手架上！有一次去访问，我们被女主人邀请上楼，进入阁楼才发现，女主人已经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食品。我想要马上离开，但是又怕伤害了女主人的感情，所以我拿起黑黑的筷子和一块糕点。当然，我被迫吃了更多的食物。当女主人用她使用过的筷子夹食物给我时，我感觉必须得接受。那些糕点的外面是糖，里面是猪肉、葱和其他一些切碎混合的东西。我必须让你们自己去想象它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喝茶总是少不了的，看

来茶是他们的国饮。没有糖或牛奶，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爱它，中国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刺激我的神经。

在波顿护士看来，她接受的不仅仅是当地人的食物，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份纯朴与友好的情感。初来乍到，波顿护士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每周一次访问当地民众。身临其境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穷人悲苦的目光、市民包容之心、北海纯朴的民风，等等，这一切使波顿护士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她把这种震撼化为行动，尽心去帮助受疾苦的人。或许是波顿护士融入了当地人的感情，融入了当地社会。可肯定的或许是波顿护士融入了当地人的感情，融入了当地社会；可肯定的是她的庄重大方的仪表、饱满热情的精神面貌、谦和礼貌的语言修养、严谨认真的职业风范和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赢得了患者和家属的信任，使得北海人在19世纪末就领略了“护士”这一崭新职业的崇高风采，南丁格尔护理学被北海民众逐渐接受。

波顿护士来北海普仁医院工作当年，医院已经发展有195张床位（含麻风病床位）的规模，年门诊量1.5万人次，年住院病人六七百人次。可想而知，这位首位专业护士工作是多么的繁重。

当波顿护士在北海开始护理工作时，这项工作在中国为数极少。她在北海从事护理工作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风险，尤其是初来到北海的几个月。

前来北海普仁医院求医的患者，除了每天大量的婴儿、妇女、年轻人、老人，盲人和麻风病人外，甚至海盗也时常光顾。《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有这样的描述：“北海是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它的文明程度是比较低的，抢劫已成了遗传。统观这几年内的情况，见到的是令人讨厌的海盗抢劫。这个区域的三合会纯属土匪组织，他们是靠暴力为本钱敲诈勒索为生计的。在北海镇的居民中有匪盗，下层居民抢劫成性。”波顿护士来到北海的第二个月（1898年年初）就遇上了海盗受伤被人送来普仁医院急救的事情。当年一位叫郝来医生（Dr. Leopold G. Hill）的工作报告写了此事：“一位男子被诊断为颅骨骨折，头骨已经被揭开，肘关节断裂。波顿护士使用氯仿（三氯甲烷）麻醉技术为该男子实施麻醉，配合郝来医生给这位伤者做手术。术后波顿护士又给其人道的护理，指导他做康复训练，使他的身体得以康复，甚至肘关节的功能也恢复得非常好。后来听说，我们救治的这位男子竟然是一名海盗，他是在海上偷盗时被人打伤的。”

“1898年有一天，又有一个男人也是因偷盗受伤，来医院住院治疗，偷盗者的胸部被子弹射穿，情况非常严重。郝来医生和波顿护士配合，施行紧急抢救手术治疗这位伤者。然而当他康复出院前的那天，偷走了医院病房里能用的值钱东西逃跑了。”

波顿护士没有想到她在北海普仁医院里既当麻醉师又当手术室护士，救治的伤者竟然是海盗。但是她保持了护理伦理道德操守的出发点，她认为人的生命最为宝贵，每一条生命都是珍贵的。她坚持救死扶伤，把对人、对生命高度的仁爱 and 神圣落到护理工作每一个细处，展示南丁格尔式护士的仁爱。

波顿护士以一种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超越个人情感的大爱去爱着来北海普仁医院里的每一个生命。

护理学作为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直接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南丁格尔对护理职业性质作过精辟论述，她讲道：“护理就是给病人最良好的恢复条件”，“为使所有患者的生命力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劳动。”她从护理工作对象的特征出发，强调了职业的重要性。“护士的工作对象不是

冷冰的石块、木头和纸片，而是有热血和生命的人类。护理工作是精细艺术中最精细者。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护士必须有一颗同情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南丁格尔在《护理手记》中还提出了护士的标准及要求：“一个护士不说别人闲话，不与病人争吵，除非在特别的情况下或有医师的允许。不与病人谈论关于病况的问题。同时不用置否，一个护士必须十分清醒，绝对忠诚，有适度信仰，有奉献自己的心愿，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充分的同情心。她需要绝对尊重自己的职业，因为信任，才会把一个人的生命交付在她的手上。”

那些来自南丁格尔家乡的护士姐妹们，她们在北海普仁医院所做的护理工作遵循南丁格尔的教诲。波顿是最早在北海普仁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护士，在她身上体现出护理的内涵：照顾病人，人道，为各种需求的人提供服务，帮助病人。1904年她在报告中写道：“有时候药师去巡回传教了，我帮忙配药。有一天早上，在药房发生了有趣的事情。我拿到了一张卡，找到了患者的药方，告诉他需要一个瓶子，跟他说了很多次之后他才明白过来，去拿来了一个瓶子。轮到第二个人，他的药方显示需要药膏，但他却拿出一个瓶子来，当我告诉他药膏不能装在那个瓶子里的时候，他显得非常惊讶，我劝说了很久他才把瓶子拿走。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返回来了，手上拿着一个在街上捡来的贝壳，问我是否可以装药膏。当时我已经继续为其他的患者服务了。病人有些需要用药粉、混合剂或者洗剂治病。在发药的过程中我对每个人都一次又一次地交代用药方法。告诉病人眼药水要滴进眼睛里，外用的药膏不能内服。有一位患脓肿的病人做手术切开引流，我告诉他每天来医院换药，不需要吃药。可能是他没有理解我说的话，于是再次把卡片递交给我，我同样又告诉他一遍。他的卡片给了我四五次，最终我还是让他听明白了我说的话。第二天他再来医院时，我看见他，他很高兴，最后这个男人康复了。”她还写道：“护理工作需要耐心。有一天一个女病人样子很紧张，希望我马上去看她，她以前是医院病房里的一名清洁工，比其他的妇女明智一些。她告诉我她生病了，我问她病了多久，并祝她早日康复。我拿了她的卡，帮她取了药，有药粉和混合剂。我发现生病的并不是她，而是她邻居的小孩，后经了解，那个患儿看了医生之后，其母亲便把他带回家了，留下这个女人帮忙取药。我问她‘为什么没生病来取药’，她回答‘姑娘，不用害怕’。我不怕，但是我问了，是不是认为她喝了药会对那个生病的孩子好，这引得她发笑。去告诉她用药的注意事项和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妇女对我说，她的宝宝吃了医生开的药不见效怎么办，我详细询问具体情况，发现那个可怜的孩子吃了含有硼酸用于治疗褥疮的外用药膏。我告诉她外用药膏不能内服。当然我没有感到惊讶，她们真的非常愚钝，我们要有耐心和同情心去帮助她们，展示博爱。”

另一位叫史密斯的护士（Sister A. Smith，澳大利亚籍）负责住院女病人住院时和出院后的护理工作。她在报告中写道：“女病房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在这里3年没有休假。护理患者像皮病手术治疗和患白内障手术治疗的女病人。经过治疗，病人得到了康复，我对每一个新的住院病人都投入爱和耐心。培训一名女护士和一名男清洁工，他们热爱工作，病房里呈现的都是明亮的光芒，我的心里对这两个人充满感激。”

护理是医疗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北海普仁医院第二任英籍院长李惠来医生(Dr. Neville Bradley)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有一个小女孩被她的家人从约十四英里外的阆宁镇带到了医院，她被严重烧伤。我们几乎对拯救她的生命感到了绝望，但由于我们的护士持续不断地悉心看护，小

女孩有了一个良好的恢复，她的父母也很开心。”

从这些报告叙述的几个片段中，北海普仁医院的外籍护士用心服务、用情呵护中国患者的仁慈形象鲜活生动，她们的心血和汗水有如滴滴甘露，滋润着患者的心。

为一切患者服务，绿色通道向所有病患开放。1907年2月，距北海不远的钦州那丽、那彭、那思三乡人民武装抗捐，称“三那乱党”暴乱。北海镇总兵何长清、新军第二标统带赵声以及步兵统带郭人漳奉命经北海前往镇压，起义军解体。同年3月，廉州饥民暴乱抢米，英、德两国在廉州所办学校被冲击。北海市民误传“三那乱党”将侵扰北海，人心浮动。对此，北海海关历年贸易资料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时，廉州闹乱，缘富户储谷无米济用……初谓钦州乱党将至北海，于是本处洋人皆备自卫，妇孺先是在船寄宿，男子留守，幸变故未几即息。”

北海普仁医院波顿护士长在《病房工作报告》内也有记载，她写道：“有人担心叛军（指起义军）会来北海……局势变得紧张，英国领事不得不下令所有的妇女和儿童离开港口（北海）。我不愿意离开麻风妇女和病人，但不得不这样做，我很感激地说女麻风病人没有离开医院，只有一个或两个住院病人因恐惧而离开医院。两位医生（李惠来、谭信）都在北海，医院并没有关闭，六个星期后，我们从香港返回北海，事情已经安定下来，每天都有一定数量的患者来求医……”“5月初，有两名妇女从一百多英里外，一个叫‘南宁’的地方来求医，其中一个妇女显得非常痛苦。她已病了多年并已看过许多医生，不仅没治好，病情反而变得更糟糕，几乎花完了所有的钱……患者在医院治疗期间，陪同她来的朋友也生病了，经过治疗她们很快都康复了。”

“有一名来自五六英里外一个村子的女患者，长了一个巨大的卵巢肿瘤，医生安排手术治疗。……手术前一天，她儿子安慰她说：‘没有必要担心，我会烧香保佑你的。’我跟她儿子说：‘伟大的医生会治愈她的。’手术后患者康复了，以后经常带着她村里的人来医院看病。”

“一位患有严重骨骼病的病人，来自离北海有2天或3天路程远的钦州。患者很瘦弱，有一条腿坏了几年，不能站立行走。她儿子陪同她乘船来到北海，然后，她儿子又从船上把她背着送往医院。医生检查后告诉他们要进行截肢治疗，开始他们难以接受。我做了工作，说如果他希望他的母亲好，就按医生的治疗方案办，最后她儿子还是同意让他母亲做了截肢。该患者的儿子就住在北海，每天都来医院看望他的母亲。有一天，她儿子在来医院的途中，突然被一个士兵叫住，士兵盘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回复说是从钦州来的，士兵听后马上警觉，怀疑这位年轻人是钦州来的乱党分子，立刻就揪住这位年轻人脑后的辫子把他拖到衙门口，在衙门里年轻人向官员申辩道：他是陪同母亲一起来北海的，他母亲现在就在外围人办的医院里住院治疗。士兵这才放过了他。

士兵虽释放了他，但这位年轻人仍然害怕，我将他带到李惠来院长那里。李惠来院长给了年轻人一张中文探视卡片，并派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年轻人去找衙门的官员，之后他在北海逗留的时间里，再没有遇到麻烦与困境。起初，我还担心年轻人母亲的病能否治愈，后来该患者康复了，年轻人还买了一条男麻风医院制作的假肢帮她安装。她用一根拐杖就可以走路了。”

1907年，波顿护士工作报告描述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护理行为不是单纯的行为，而必须置身开放性的系统，审慎处理与病人、病人家属、本院工作人员、北海衙门士兵或在社会的人际交往，唯此才能真正完成护理工作。

南丁格尔在《护理札记》中写道：“我们没有更好的语言来表示护理这一词语。”这本《护理札记》，后来成为护士必读的经典之作，被医疗卫生界认为是“头等重要的著作”和划时代的稀有著作。波顿护士、史密斯护士等在中国北海的护理实践使南丁格尔的护理理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传播，也使北海成为中国最早引进西方护理技术与观念的城市，至今这些技术和观念仍在北海医疗卫生系统中被采纳、被使用。